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只为宣泄那人类最原始、最深刻的哀伤服务。于是，技法隐去了，只剩下一个活生生的人，和他那颗破碎的心，赤裸地、毫无防备地呈现在纸上，历经千年，依然滚烫。

特展至宝，回家的路还有多远

这次特展结束后，作品将再次回到库房“休眠”。像《祭侄文稿》这样书写于麻纸上的唐代真迹，其脆弱程度超乎常人想象。光照、温湿度、空气成分的微小变化都可能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因此，全球博物馆对这类珍贵纸本作品的展出都有严格限制——通常每次展出不超过40天，随后必须回到严格控制的环境中休养三年以上。这解释了为什么它如此难得一见，也解释了为什么每一次展出机会都弥足珍贵。

这种精心的呵护令人欣慰，却也引人深思。在日本，我见到日本观众井然有序地排队观展，许多人带着朝圣般的神情；在台北，观众同样珍视这次难得的相遇。然而，最应亲近它、最应与它产生血脉共鸣的大陆观众，却大多只能通过高清图册或数字影像来感受它的存在，而屏幕前的观看，永远无法替代站在真迹前的那种震撼——所谓真迹、手泽，是你能以肉眼看到纸张自然的泛黄与

《祭侄文稿》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时的文创。



本周博物



多宝塔碑

颜真卿是我国书法大家，多宝塔碑是留传下来的颜书中最早的楷书作品，结构平稳端正，严谨庄重，是唐代“尚法”的代表碑刻之一，学颜体者多从此碑下手，入其堂奥。

微卷，能发现墨迹渗透纤维的深度差异，甚至能想象出颜真卿当年停笔蘸墨时那短暂的喘息。这些细微之处，是任何复制技术都无法完全传递的“灵光”。

新年刚过，万象更新的气息还在空中弥漫。我们谈论团圆，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家庭的小团圆。而《祭侄文稿》的存在提醒我们，还有一种更大的团圆需要被看见、被追寻——那就是文明遗产的完整传承，是分隔两地的文化记忆的重新整合。当这件国宝能自由地跨越海峡，当它不再只是少数人远赴海外或等待十年才能一见的奢侈品，当所有中国人都能在自己的土地上目睹这份属于整个民族的血脉记忆时，《祭侄文稿》那“子孙保之”的嘱托，才算获得了真正完整的回应。毕竟，那纸张上的泪与墨，早已超越了个人哀思，成为了一个民族记忆的载体，而记忆需要被共同保存、共同讲述，才能保持其完整的生命力。这份完整的团圆，是我们对先人最好的告慰。民